



上海市工商外国语学校  
SHANGHAI I&C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

国家级重点中专  
上海市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特色示范学校

招生类别：

中本贯通（3年中专+4年本科）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上海商学院）

中高职贯通（3年中专+2年专科） 国际商务 上海商学院

应用德语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

应用韩语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

机电一体化技术 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）

普通中专招生专业：

商务英语、国际商务、商务德语、商务日语、

商务法语、商务韩语、商务俄语、商务西语、

软件与信息服务、数控技术应用

地址：上海市徐汇区百色支路35号

电话：64550528 64763038\*5102 64763038\*5605 64767228

官网：www.sgsu.edu.cn

立人立業  
知行合一

招生现场咨询：

2017年11月-12月 2018年3月-5月

时间：每周六下午1:00-3:45

每周日下午1:00-3:45

地点：学校光华楼102室



微信公众号

## 那人，在七星潭

市西初级中学 六(8)班 武子馨

整个七星潭沐浴在落日的沉闷气息里，一丝狭窄的夕阳透过云缝，把它淡淡的余晖洒向海面。海咸咸的气味在空气中溶解，浪卷着白沫向上翻滚，想把夕阳的光晕抹得更淡。但倔强的夕阳没有落下，一直伫立在那儿。

我追着浪，小心地捡起圆润的卵石。我似乎已经厌倦了这样的动作，又看了看岸边的人们，他们似乎也厌倦了。

突然，一阵欢快悠扬的吉它声穿过人们的喧闹声，穿越海浪的澎湃声，恍如穿透云层去追逐夕阳的那抹淡晕，而后一股脑儿涌进我的耳底。我循声而去。

我找到了音乐的源头：一个坐在木椅上，一边弹吉它一边唱歌的人。他面前的一块板子告诉我，他是街头艺人老爹。他看起来五六十岁的样子。一张圆方脸，灰白色的长头发在脑后扎成小辫儿，好像要极力摆脱年龄的困扰，同时又不失艺术范儿。他的额头宽大，上面布有皱纹，炯炯有神的双眼平静柔地注视着每一个人，眼里射出坚韧而略带倔强的光芒。老爹背后有一张挡风板，从挡风板上褪色的海报可以看出岁月的流痕，他应该在这儿很久了。

他面前有个小钱筒，我向里面张望

了一下，竟是些10元20元的零币（是台币哦），这样能挣钱吗？我暗自嘀咕着。我也向小筒里投了一个10元的台币，他微笑着向我点点头，以示感谢，婉转的歌声并未中断。

老爹唱着《爱拼才会赢》，“三分天注定，七分靠打拼……爱拼才会赢……”他微微闭着双眼，眉头轻轻地蹙着，脸上的表情似乎平添了些凝重。他唱得极为投入，好几次，人们将零币陆续投入小钱筒时，他依旧保持着微微闭眼的状态，看来，他一定很喜欢这首歌，特别想和我们分享吧！

唱完了这一曲，老爹深情地说：“欢迎来自远方的朋友们，感谢你们听我的歌，下面我要为大家献上今天的最后一曲，祝福你们，我的朋友们！”沙滩上的人们纷纷涌了过来，聆听这心的旋律。

天穹中的那丝余晖不再沉闷，露出愉悦的微笑。厚厚的云层不知何时散去，夕阳显露出原本的灿烂，望着一片绛红色的天幕，蓦然，想起《山海经》中夸父逐日的故事：“夸父与日逐走……弃其杖，化为邓林。”

当老爹曲毕时，夕阳心满意足地落下了。

## 老太·洋槐·我

浦东模范中学 八(6)班 顾佳琪

随着时间的流逝，那些映在脑中的人和物总会淡化，但那棵在风中摇晃，历经风雨岁月的老洋槐，在我的心中却永远抹不掉，他的每一片树叶，都装满了我与老太的回忆。

“老太，你怎么又兜到这儿了！”我搀扶着老太，嗔怪她。老太的记忆随着一根根逐渐掉落的白发无影无踪。就在今天，老太已经第二次叫我带她看洋槐了。她虽然记不住物，却总记得这洋槐，这是她亲手栽下的洋槐。

6月，是洋槐开花的季节，洋槐花的花蕊是可以吃的，老太那缺了牙的嘴总是慢吞吞地咂吧着，丝丝香甜。小时候，老太也经常摘洋槐花给我吃。

记得那年夏天，我嚷着要吃糖：“老太，我要吃糖！你快去拿！”“乖啊！老太这就去。”老太非但不生气，还亲自拄拐杖，蹒跚地走到洋槐前，小心地摘下一朵花，把花蕊捡下来给我吃。我两眼发光，一把抢过花蕊，扔进嘴里，小眉毛一皱，大叫：“不好吃！”说着，一把抢过花朵，丢在地上，那花就像被抛弃的孩子，老太看着我，又看看花，眼中满是愧疚……

“可可，老太想吃花蕊。”老太揪着我的衣角，撒娇如孩童。我拉着老太到树下

坐着，我伸手一拿，将花给老太别上。老太的嘴又咂吧起来。我忽然兴致大发，问：“老太，我是哪个？（我是谁？）”老太茫然地看着我：“我老了，认不得了。”“我是可可呀！”“喔！可可呀！哎呀！长这么高了呀！”老太不知道我已经问了好多次了。小时候，只要一放假，就来老太这里，现在一年都来不了。老太望我的眼神，就像看着陌生人一样，我鼻子一酸，险些落泪。

老太一生倔强，太公去世后，她独自养大妈妈和两个舅舅，到了晚年，她无所事事，便守着这洋槐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老太鬓角花白，不肯再往镇上，可谓倔老太。可现在倔老太已如同孩童一般，不求别的，只求有亲人陪伴。

洋槐花落到我鼻尖，打断了我的思绪，倔老太在旁边数落着我的不是，怪我不去看她，害得洋槐花都落了好几次。

我临走时，老太拉着我的衣角，不肯放手，我温柔地对她承诺下次一定来。老太这才不情愿地放手。

如今我与老太不见已半年有余了，每看见洋槐树时，总想起老太的洋槐，想起老太的白发，我就忍不住流泪。

不知洋槐是否已冒新绿。

不知倔老太是否吃到了花蕊。